



雁侶

袁珂著
長江文藝出版社

雁 侶

袁 珂著

高原、俞元輔插圖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1956年•武漢

雁 侶
袁 珂 著
高原、龔元輔插圖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漢口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三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江漢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13}{16}$ 印張·41,000字

1956年8月第1版

195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5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7·20

內 容 提 要

包括五篇寓言故事。“鏡子”諷刺了那种有意掩盖自己的缺点，而心怀忌妒的人。“叶公見龍”諷刺了只务虚名不重实际的人。“夸父和他的子民”歌颂了向自然作斗争的人，并说明了只要有决心，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“龍門”諷刺了不从实际出发而投机取巧的行为。“雁侶”則通过一对雁的离合经过，揭穿了那种伪装行骗者的丑恶面目。

各篇作品有一定的深度。虽然都在解放以前写成，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目 錄

鏡 子.....	1
叶公見龍.....	10
夸父和他的子民.....	17
龍 門.....	24
雁 侶.....	33
后 記.....	53

鏡 子

古时候的某地方，有一个自以为很是美丽的女王，在她所管轄的一百万方里的大國中，人民众多，牲畜繁盛。她做了多年的國王，年紀老了，從來沒有照过鏡子，也不知道鏡子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在她的一生之中，倒也快乐幸福，因为这使她省却了費心思去分辨美丽和丑惡，而又保障了她的美丽非凡的自信。

她的牙齒因为老了之故，慢慢的动摇，脫落，遇見吃硬的东西就很难办，这是美中不足之点，使她的脾气相当的坏，凡事不易迁就。

一天，一个从外國來的制鏡商为要討好女王，献了一面宝鏡給她，用紅緞子包裹着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女王接过紅緞包袱，好奇地問。

“鏡子，陛下。”制鏡商笑迷迷地鞠着躬。

“鏡子……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它可以用来照見自己的面孔。”

“哦——然而我还不很懂得你的說話。”

“比如罢，”制鏡商恭恭敬敬的說，“把这包袱里面的鏡子取出來，我照鏡子，鏡子里面便有一个我；陛下照，也便有一个陛下。”

“这玩意兒，倒真稀奇，”女王高兴的笑了，“那么，讓我

照照。”

从紅緞包袱里，她抽出一把鑲嵌着珠宝的寒光四射的鏡子來，对着那鏡，她把自己的面孔照了一下，立刻，她的手腕顫抖了，她的臉色發青了——

“这是哪里來的老妖妇呵！”她怒惱的大叫着。

女官悄悄的走到她的身后，看了鏡子一下，囁嚅地說：

“陛下，这就是你。”

“这就是我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”

“匡郎”的一声，鏡子在殿脚下被摔得粉碎，珠宝和玻璃的碎片四散在地上，閃动着一颗顆流泪的眼珠。

可憐的制鏡商的头也跟随着懸挂在高竿上了。女王則从此悵郁多愁，脾气更加变坏，因为鏡子戳破了她自以为是美丽的幻想，而使她現出了丑惡的原形。

她因此深恨鏡子。她通令全國所有的关口，嚴禁鏡子入口，倘使捉住了制鏡商，便一律的給他个“殺无赦”。

而其实，鏡子却在女王还不知道有鏡子的时候，便源源的从外國輸入進來，散布在全國，现在还繼續的輸入着，不



但每个年輕的女郎，就是男人，也几乎每人的身上都有了一面鏡子。

可是在朝廷上，还甚至不准提到鏡子，或說和鏡子同音的話。

有一个大臣在啓奏政事的时候，偶然一个不留神說出“禁止”这两个字，立刻触犯了女王的忌諱，捆綁出去“明正典刑”了。

从此天下似乎很安靜，不但耳朵里不聽見人說到鏡子那可惡的东西，往來的公文上，也不看見有关于制鏡商的呈报了，鏡子的騷擾，总也算告了一个段落。

事情一久，自然慢慢会被時間的長流冲淡，女王也差不多忘記了她曾从鏡子里照現原形的事了，仍旧自以为她美丽非凡，而且是國中第一。

有一天，当她臨朝的时候，她嘗試着要想听听大臣們的輿論——

“請你們評判評判，我們的國中，誰是最美丽的？”她这样半开玩笑半認真的問他們。

殿堂上沉寂了片刻，沒有回声。

女王蘊蓄了滿腔的怒气，用假裝的和平声調說，“不妨事的，你們說吧。”

“陛下！”这才听得一声不約而同的全体欢呼，像一只被鞭炮炸破了的洋鉄罐。

登时一罇辣子醬化做了甘蜜，女王滿心欢暢，仿佛有百千个螞蟻在胸窩里爬，但表面上却还嚴厉的申斥着：

“我知道你們都在騙我！”帶着七分咕嚕和三分撒嬌地。

殿堂上的景象馬上顯得很是紛乱了，七長八短的騙子

們，都指手划足，發誓賭咒，說他們所說的，都是的的确确，真心誠意，出自肺腑的話，沒有半点虛假。

用手摸着她自己的打皺的、粗糙的臉頰，女王微笑的点点头，心滿意足了。

这使她又幸福的生活了許久。

一天，女王忽然發了雅兴，想到宮外去玩玩，平时被大臣們簇拥着導引去游玩的几处地方，也早已經感覺煩膩了，就想学小說上所謂“微服出巡”的情節，私下溜出去看看。于是穿了一件普通妇人的衣服，悄悄的走出宮來。

初夏的季節，草和樹已經長得很茂綠，有些花朵还燦艷的开着，在沿着宮牆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口古井，井旁樹木蓊郁，悄靜无人，只有一个栗髮小姑娘在那里拍皮球，一面口里唱着歌儿，自乐其乐。女王不由动了一点愛憐的心，用手招呼着她說：

“孩子，这里來！”

小姑娘停止住她的遊戲，用陌生而且詫異的眼光看着女王，后來甚至慢慢的帶着一点駭怕的神色了。

“嗨，你看着我干嗎？”女王略为生气的說。

“我看你是不是那故事書上說的老妖婆……”

“胡說，你仔細看看，我是這國里公認為最美丽的人。”

小姑娘果然走近两步，仔細的看了一看，明白不过是一个瘋婆子，倒开心的大笑了，“哈哈，可憐的老太太，”她說，“你从來沒有照过鏡子么？”

“什么——鏡子？”像被火焰灼伤一样，她駭懼而憤怒的問。

小姑娘也害怕起來了，“是的，”她吃吃地說，“我是說那鏡子……鏡子。”

“那麼你身上一定揣着鏡子的了，”无名的怒氣使她的臉頰脹得紫紅，像豬肝。

“揣着，是的，沒有……”小姑娘被嚇得錯亂了她的話語。“可是，你管不着！”勇敢的補充了最後這一句，拔腳就要想跑。

女王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吶喊，風也似的向小姑娘奔去，用兩只枯干皺裂的手捉住了她的頸子，不讓她吐出絲毫絕命的哀音，便在樹根下扼殺了她。女王的自尊心和嫉恨心算是暫時得到了滿足。而後她快速的遍搜小女孩的周身，果然從她的身上搜出一面小圓鏡子。

迫不及待地，女王趕快把那小圓鏡來照了照她自己的臉，這于是就看見了一副紫醬色的螃蟹的背壳；又照了照她的鼻子，這于是又看見了一條懶洋洋的，像要從當中吊下來的生黃沙病的蚤。

女王向天長嘯，狼似的，狠狠的摔碎了鏡子在石頭上，用拳頭捶擊胸口，又用兩手拚命的撕扯她的頭髮，然後，瘋狂的掩着她的臉，跑回宮里去了。

她的幻夢第二次破碎在无情的真實上了。

鏡子照出了她原來的形像，給她一個最冷酷的嘲笑，最有力的証明：她是丑惡的！

連她自己也明白了她的丑惡。

但她恨自己的丑惡還在其次，她最痛恨的是鏡子照出了她的丑惡，而照出他人的美麗。

这东西，确是惡毒，非“斬盡殺絕”，不足以消泯心头的怨气。

她于是發下願心，要銷毀全國所有的鏡子。

这結果可想而知是很好的：因为只要沒有鏡子，也就不再有美丑的判別了。

这樁事，在一个身为女王的她，自然很容易办到。但虽说如此，她也还是動員了全國所有的軍隊、警察、暗探，以及政府官吏來对付这一些小小的玻璃片。搜索的結果，数量之大，竟出于意料的可驚：几乎只要有一个國民，他的身上平均就有一面鏡子。

全國的鏡子聚集攏來，成功一座發光的大山，在炎炎的猛火中它們被焚毀了。这样一來，果然，不但消滅了美丑的判別，甚至消滅了美。

男子下巴上的鬍鬚氍氍，乱草般的生長起來，好像荒蕪的田園；女人也蓬头垢面，毫无修飾，像从鷄窠里倉皇跑出來的鷄。

从此天下又太平了一时，女王看見她的願望达到，也舒了一口心头的怨毒之气；但还有些不放心，又下一道嚴厉的諭旨：國中人民敢有私藏鏡子的，殺毋赦！

她愈老，愈丑，性情也愈暴躁，愈多怀疑。

她还恐怕大臣們并不貫徹她的命令，又秘密地組織了一隊暗探，叫他們專門在街市上游行，注意人們的行踪，尤其注意那些年輕而妖嬈的，看來有一些蹊蹺的少女的行踪。

一天，一个年輕的悲哀含愁的女郎被捉到殿堂上來了。

她穿着一件素白的光鮮的衣裳，像一朵百合花样地，頭髮和眉眼都打扮得很妍麗，但却胆怯而凄楚的哭着，跪伏在地上。当女王厉声問她的时候，她抬起了她可憐的面龐，好像朝晨的花苞，还帶着晶瑩的溼潤的露珠。

这即使不需要鏡子的鑒別，女王也明白她在这天仙一样的女郎之前是处于一种怎样惡劣的地位，—— 她不禁寒冷的抖顫了。

“說呀！”女王切齒的嫉恨的問，“你犯的是什麼罪？”

“陛下，”女郎可憐的回答，“我沒有犯什麼罪。”

“陛下，”暗探打躬說，“我們从她身上搜出了鏡子。”

“噫，”女王陡然怒不可遏的說：“什麼，鏡子？你居然敢于私藏鏡子？”

女郎沒有話說，只是嚶嚶地啜泣。

暗探用兩只手捧了一面發光的小鏡，小心而恭敬地，慢慢走上前來，奉獻給女王。

女王駭青了臉色，恐怖的搖着手說：

“不要挨近我！不要挨近我！——粉碎了它！”

当鏡子从凶暴的暗探手里摔下去，碰击在大理石柱上，發出鏗然的声音，迸裂做一些魚眼样的小玻璃，四散在地的时候，掩面哭泣的女郎哭泣得愈凶了。

女王郁積的憤怒稍稍舒解，但還沒有完全消退，由于強烈的嫉妒，她自然不会輕易放过这女郎，只把她的怒氣轉化做对于受苦者的玩弄：

“說出你为什么私藏鏡子的理由！”

“我因为爱美。”哭泣的女郎昂揚起她的頭來，勇敢地。

“你沒有看見我頒布的法律嗎？”

“看見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知法犯法呢?”

“因为美比生命重要!”

女郎断然而高声的說，虽然她的面頰上还挂着冷冷的泪珠，而在我們看來，却是这样的明潔和清亮，好像每一顆泪珠都在發出相同的宣言：“美比生命更重要呵!”

殿堂上的空气顯得十分冷凝，大臣們嚇得面面相覷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隔了好一会，女王才从牙縫里迸出一个滿怀慚悲和郁怒的字音：“好!”

在被緘默的人群所包繞成为一个圓形的行刑場，女郎坦然地站在当中，她的身旁是执着明晃晃的大刀的劊子手，身后，坐在土壇上面一把紫檀木雕花的大椅子上的，是親自出來監斬的老丑而嫉妒的女王，她要親眼看見她的仇敌喪失掉年輕的生命。可是她，我們勇敢的女郎，却用了堅毅的，几乎是含笑的眼睛看着世界；她虽然將在这頃刻和陽光花鳥告別，但她却并不害怕什么，因为为了美而牺牲，并不是沒有代价。时候到了，劊子手揮舞起他的如風的大刀，就在这一秒鐘——不，比一秒鐘还要更短的俄頃，女王便从劊子手的刀光中看出了她和她面前站着的囚犯的形像。呵，这是怎样鮮明的对比：美和丑，善良和殘忍，正义和不义，在这里划分了一条鮮明的鴻溝。在这刹那的閃光中所照出來的形像，不啻是无情的嘲諷，嚴厉的指摘，大張义帜的討伐。和女郎的濺血的首級墮地同时，女王也打了一个通身發冷的寒噤。而且更糟的，是她看出周遭緘默的人群，都是美的追求

者，無論男女，都穿戴整齊，儀容俊秀；尤其是那般少女，一個賽過一個，都有如花的美麗。在屏絕了聲息的凝寂里，人們，石雕像般地站着，頭顱低下，冷冷的眼光中蘊藏着遏止不住的憤怒，仿佛同聲在宣告過一個已經被宣告過的真理：美比生命重要！這無聲的吶喊，更嘲笑了刀劍的無用與可憐。“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”，還有什麼暴君能夠阻遏人民走向美和真理的道路呢？已經用不着徒然去搜索鏡子了，這在廣場上千千萬萬的人民的臉孔，就是每一面最好的鏡子，發射出閃閃的寒光，使那要想掩藏丑惡的，終於在人民眼睛的注視下，暴露出了他丑惡的原形。而且那些眼睛，更似乎步步的逼來，快要冷得發燙，好像放在太陽光中的無數擴大鏡，要向那土壇的當中集聚成一個焦點，使這個暴君的身體化做一道火煙，從大地上永遠消滅。

女王瞠目看着這些人民，看着，看着，陡然用手拉扯着她自己的頭髮，“啊——”從逼緊的喉嚨里發出一聲慘絕人寰的嗥叫，恐怖和痛苦地扭曲着她的丑臉，連人帶椅，向後暈倒過去了。

叶公見龍

叶公子高之好龍，雕文画之，天龍聞而示之，窺头于牖，施尾于堂，叶公見之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龍也，好其似龍非龍也。

——庄子

相傳龍是动物之中高貴的种族，因为会騰云，会高高的站在天上。

鳥固然可以飛，却不会騰云。假如它一旦不努力用翅膀拍打着，就要从天上掉下來，像蘿卜一样。而龍却无需乎这样；它可以安閑自在的騰在云上。——你們不看見龍的圖画么，它总是駕着云霧的。它遨遊四海，并不需要費什么勞力，所以它得以隨意扭曲着它的身体，成为一种奇觀，就是我們所謂的“天矯，”或者“天矯不群”的那种优美的姿态。

所以皇帝特別選擇了龍这种动物來裝飾他的高華；他的柱头是龍柱，床是龍床，椅子是龍椅。他身上偶尔也生一两个和我們平常人一样的小寄生虫，据說那也別有一种好听的名目，叫做“龍蝨”。

并且皇帝的本身也是一条龍；他的臉孔是“龍顏”；要是你使得皇帝喜欢，他就会“龍顏大悅”的。

龍的鼻孔里还可以噴水，所以对于这，你总得相当的加以提防和尊敬，当它發了怒的时候，嘩嘩的噴出两股水來，

足以翻江倒海，在我們的游泳術還不很研究得高明以前，可有些不大吃得消的。高興的時候它的噴法又不同，那時它就慢慢的哼，哼出一些細沫，洒下來就成為我們的老百姓“額手稱慶”的所謂“甘霖”。

別有一種火龍，專門燒房子的，也該加以尊敬；但不在我們今天所說的範圍之內。

古時候，一個叫做葉公的人，最喜歡龍這種生物。他自然有錢，並且也有地位。他沒來由的喜歡起龍這種生物來了。他請了畫師來，畫了一條黃龍的形像在屏風上——就是——一直傳到現在的這種畫龍的派調：細長而夭矯的身子，披着金光閃閃的甲，被五色祥雲擁護着，爪子的前面有一團紅球樣的东西，叫做“寶”。

又叫畫師在另外一扇屏風上畫了一條龍在水里出沒時的形像。它的身子是青的。

又畫了一條龍，正從鼻孔里噴出兩股水，四面都是黑雲。它的身子是烏的。

又畫了一條火龍，它的周身包繞着大火和煙焰，披着赤紅顏色的金甲。

葉公看了，覺得還不夠，又叫畫師畫了一些小龍，或是白的，或是紅的，或是青的，或是烏的，分布在窗櫺上或是帷幔上。

他躺在床榻上，看着四周龍們的夭矯的姿態，心里覺得很是滿意。

但漸漸地，他也有了一點兒不滿了，這因為他覺得他雖然現在當着大官，並且家里很有錢，但要和龍的快樂比較起

來，還是似乎不如的。

龍有那样的“天矯”，這就是構成龍之所以為快樂的一項重要的理由了。而他却不能像龍那样的“天矯”。偶然当他躺在床榻上閑着沒有事的时候，也学着屏風上龍的姿态，那么的“天矯”一下，結果总是使得他的書僮驚惶失措的跑進屋子來，不知道里面的砰砰磅磅的响声是出了什么事。

要学龍鼻孔里噴水的本領，更是難了，除非是打嗝，然而打嗝时候噴出來的，倒每每并不是水，而是鼻涕，算不得是光彩的。

他最大的宏願，就是想要在他死了之后，天帝給他变做一条龍。

并且要是可能，就是馬上化而為龍也心甘情願。他并不貪恋富貴，“富貴于我如浮云”，他只想变一条龍。

所以他常常做变龍的夢。在夢中他变了龍了，自然是騰着云，还扭着他的“天矯”的身体，和他的龍朋友結伴同行。或者是到了龍的國，漫天都是大龍和小龍，他們于是玩“搶宝”的遊戲。

有时他夢見在海底游行，被包繞在珊瑚和龍女之中，惓惓而且迷离……

一天中午，叶公正在他的四壁是龍的大廳上午眠，似睡非睡的夢中，仿佛听見有笨重的足步声走上了堂屋，向着他的床榻走來，他从昏沉的精神状态中驚醒了來，揉开眼睛一看，嚇，原來是一只碩大无比的爬虫，巍然的站在他的面前。那东西生着一个小腦袋，后面拖着一条比例極不相称的肥大臃腫的身軀。大約有五六丈長，滿身糊着泥濘，样子是丑